



大柳的“顽疾”

◆ 安凉

门打开,迟到的大柳一脸沮丧。进门后,也只顾摇头,愁眉苦脸。“怎么回事,一大早的,你怎么了?”明人和老瞿都关切地询问,也带着点诧异。这大柳从来都是笑眯眯的,今天碰上哪门子堵心事,让他如此改变了模样?

大柳坐定,喝了一口凉茶,才开口。他讨教一个问题:“你们说,交警在路口新设的行人探头,真能人脸拍摄和识别吗?”明人和老瞿都愣了愣,他们都没想到这位发小一开口,问的竟是这个。还是老瞿头子活络,立马猜出了几分,脸色也故作严肃起来:“这还用假,一拍一个准,我听说被拍了不仅要罚款,可能还要登报上电视!”大柳的脸更揪紧了。明人听出了老瞿的画外音,朝他瞪了瞪眼珠。老瞿趁大柳不注意,朝明人鼓了鼓腮帮。明人知道,老瞿是故意火上浇油的。可不用说,老瞿随意加码的话,大柳听进去了,只听他嘟囔了一声:“这下兄弟真要丢人现眼了。”

明人和老瞿催促之下,大柳才道出了原委。他刚才赶来的路上,连着闯了好几个红灯。明人说,这是你自小的顽疾呀,你还记得有一回,我们去上

学,眼看要迟到了,你拽着我就飞奔起来,到路口,红灯亮着,你也不管三七二十一,说声:“阿米乐,冲呀!”就从鱼贯而人的车流缝隙中,飞快地穿越。我心惊胆战地跟着你,有一辆面包车忽然见我们过来,连忙紧急刹车,路人一片惊呼。司机探出车窗,破口大骂。我们不理他,继续走我们的路。直到穿越了这条车水马龙的主干道,之后,我还给你起了个外号:冲煞鬼。你当时还挺得意的呢。

“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呀。我不是为了抓紧时间吗?再说,我工作之后,已有所改变,虽然也穿红灯,但都是看清楚后,才快步穿行的。”大柳为自己辩解。“这一点不可否认,不过,不可否认的还有,你毕竟还顽疾不治,你刚才也一定是闯红灯了吧。”老瞿说话不留情面,大柳心事重重,沉默有顷,然后又叹了口气:“我刚过那个路口时,虽然是红灯,但并无车辆。我想着可能要迟到了,就不假思索,从上街沿路跨了出去,踩到了路上的斑马线,只听扩音器里立即传来一句话:您已红灯越线。而且反复播放强调,把我震得一愣一愣的。好不容易挨到绿灯亮,我才赶紧起步,迅疾穿越。我也是

怕你们等急了,说我坏话!”

“你迟到,我们没说你呀。你是大柳总,是大忙人。”明人说道。大柳说:“说实话,我现在还心神不定呢。如果只是罚款也就算了,要是真要在媒体上曝光,我这脸往哪搁呀。”“这个,千真万确,说不定明天就有可能刊出了。”老瞿又吓唬大柳了。大柳说道:“这下,我的诚信也会被人看低了,臭名要远扬了。”大家东拉西扯地又说了会。明人劝慰了大柳几句,大柳的脸色才由阴转多云了。

自然,最后知道,那个路口的设备,官方叫行人过街提示系统,已经在一些路口试用。那个登报上电视之说,似乎是子虚乌有。大柳如释重负。不过,闯红灯的坏习惯,大柳从此之后,也真正把它根治了。



儿科

◆ 赵韩德

山不在高,水不在深。地段医院里,有个中医儿科周医生。周医生身材颀长,温文儒雅。面白。下巴青。目光清澈。小儿科名副其实的小。六七平方米,一桌,一凳而已。但周遭十里,乃至外区慕名而来的,挤得满进满出。

小医院在杨树浦的一个路口拐弯处,由从前有钱人家的小洋房改建而成。小洋房深绿尖顶,暗红砖墙,钢窗。院子里绿叶婆娑,树荫遮蔽,花草宜人。二楼楼梯口即中医儿科,小儿们的叫声常常传到窗外马路上。路人还都以为里面是幼儿园。

再挤,再忙,周医生总是笑容可掬。小儿脚蹬飞了处方笺,踢落了化验单,周医生嘴里“啧啧”,家长连忙作模作样地在小屁股上拍几下。周医生眼中眯出笑来。周医生桌上不放墨水瓶,钢笔和红印章塞在白大褂口袋里。

一天,来了位病儿,咳嗽加气喘两个多月。年轻的父母抱着小儿,几乎转遍了全市各大医院,打过抗生素、用过激素,吃过中药,做过食疗,喷过气雾,甚至请魔术师发过功,就是没办法让咳嗽停下来。年轻的爸爸妈妈急得冷汗直冒。

周医生听毕诉苦,慢慢把厚厚的一叠病历卡翻阅完,朝小儿看一眼,轻轻戴上听筒。他张开手,让满屋子热热闹闹的大人小孩退回走廊,关上门,开始全神贯注地听。他用听筒极其仔细认真地听,像要把身体的所有信号,统统拢到听筒里。他闭上眼睛,聚神,微微晃头,好像听筒里的声音,正在他的预料和掌控之中;又好像这些信号,能在闭目之时,形成图像,让他思索。他听胸膈,听肺部,听身侧,听后背;然后看,看口舌,看眼鼻,看手足,看皮肤。久之,周医生舒出长气。走过多少医院,未曾遇到医生有过这样认真、深沉、扎实的听,年轻父母心中一阵安定。

周医生舒出一口长气,眼里又眯出笑来。小儿的妈妈走过多少医院,没医生曾这样的气定神闲,心中又一阵踏实。周医生挺挺身子,过去把门打开。门外的闹声,一下涌入。他笑笑,好像挺喜欢孩子们的喧闹声似的。

周医生先提出了一个闻所未闻的药方:将麻雀放在瓦片上烘烤至焦,碾末,口服。每天一个,连服三天。年轻家长以为碰上了江湖郎中,眼里满是失望。周医生察觉了,微微一笑:“好吧,看来您不会抓麻雀。那就服汤剂吧。没事,放心。”

周医生捻过一片薄纸,三寸宽,四寸长。掏出墨水笔,轻捷地开起方子。七八味中药,看上去,象用书法写了一首唐诗。写毕,周医生竖起纸片,好像很欣赏自己的书法,从上到下扫描一遍,笑眯眯地说:“药材,到葆春堂配,出门右转过两条横马路。煎两遍。药汁合起来,大半汤盅。等不烫了,用干净眼药水瓶,滴入小孩口中。不能硬灌。总共三帖。”

不打一针,七八味药,仅三帖。见惯了大医院大方子的人,一时反倒放不下心。周医生已在看下一个孩子。转过头,笑笑:“放心吧,三天后再来。”屋里大人小孩,满进满出。

第一帖服完,咳嗽大减;第二帖服完,数月来第一次一夜安睡到天亮;第三帖服完,胃口开,笑容生。小孩儿好了,小孩的奶奶在家中点香,年轻家长以为碰到了神仙。



第二次握手 ◆ 孙道荣

抱轻了,担心娃从手心里滑了。但两个年轻的爸爸,还是各自腾出了一只手,紧紧地握在了一起。同时做爸爸,这是多大的缘分啊。

几天之后,两个人的妻子都出院了,各自回家。分别时,两个人还互留了家里的电话,方便联系。但两个刚做了爸爸的年轻人,既要工作,养家糊口,又要手忙脚乱地照顾小孩,哪里还有时间联系啊。几年之后,小王倒是忽然想起了跟自己的娃同时出生的那个娃,便翻箱倒柜,找出了小张留的电话,兴奋地打过去,话筒里传来的却是冷冰冰的声音,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那时候,小张已经辞职了,离开了小城,带着妻儿,去南方闯荡了。

小王一直在小城工作生活,混得还不错,将单位分的小房子卖了,换了一个一百多平方米的大房子。小王的儿子也挺争气,从小到大,都是学霸。小王一家人的生活,有滋有味。

小张离开小城后,来到了南方打拼。他们先是租的房子,又小又破,后来儿子到了上学的年龄,没有房子就没有学区,上不了学,没办法,小张只好将老家小城的房子卖了,又东拼西凑,总算凑够了首付,买下了一个一居室的小房子。又过了几年,儿子慢慢大了,一居室的房子实在没办法住了,小张又咬咬牙,卖了小房子,贷款买了一个80多平方米的二居室房子,虽然贷款要还20年,压力很大,但小张在南方的大城市,总算是慢慢站稳了脚跟。值得欣慰的是,儿子很懂事,很努力。

转眼,小张成老张了,小王成老王了。老张的儿子成了小张,老王的儿子成了小王。

老张的儿子大学毕业后,找了一

份工作,谈了女朋友,要结婚了。婚房成了大问题。在一起住吧,房子就显得小了,拥挤。再买一个房子吧,又实在买不起,老张前年才还清房贷,手头积蓄不多,而且,这几年房价涨得太快,老张家附近的新楼盘,都要七八万一个平方米。一家人商量来商量去,想到了一个办法,就是将现在的房子卖掉,然后,到郊区去买一个大房子,一家人住在一起。老张算了算,现在这个房子,能卖600万,去郊区买个100平方米的房子,大约400万,这样,能结余200万,自己就拿这200万,和妻子一起回老家小城去买个房子养老。这倒也两全其美。

再说老王。老王儿子大学毕业后,不愿意回小城工作,便和女朋友一起,南下到了老张所在的大城市。两个人都很顺利地找到了工作,各自住在员工宿舍。工作了几年,该结婚了,小王就给老家的老王打电话,打算买房子,新房子买不起,看中了市区一套老房子,八十几平方,600万,自己和女朋友这几年省吃俭用攒了几十万,但离首付200万还有很大缺口,希望能得到老王的支持。老王这些年虽有一点积蓄,但也只有二三十万,算来算去,还差一百多万。怎么办?老王想不出别的办法,只能将自己现在住的房子卖了。自己这个房子地段不错,但小城的最好房价,也只有七八千一个平方米,也就是说,老王的房子,顶多卖个80万。

这天,老张带着小张,回小城来看房子。他在网上看好了一个房子,虽然旧了一点,但在小城的中心,生活方便。

按照约定时间,老张和小张,来到了小城某小区。敲门。老王开了门。老张和老王,互相看了半天,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惊呼,“小张!”“小王!”

办好了房屋过户手续后,老张和老王的手,紧紧地握在了一起。那是他们这一生的第二次握手。



老张和老王的第一次握手,是在30年前。

那时候,老张还是小张,老王还是小王。他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小城,但两个人并不认识。他们是在小城的卫生院遇着的。小张的妻子快生了,住进了卫生院,小王的妻子也快生了,也住进了这家卫生院。卫生院就一个产房,两个人的妻子同时推了进去,小张和小王,就坐在外面的长椅上,焦急地等待。两个人的妻子几乎是同时生产的,这可把卫生院唯一的接产医生给忙坏了。万幸的是,两个人的妻子生产过程都还顺利,小张和小王,在产房外面听到了新生儿响亮的哭声,是两个,前后脚。一会儿,医生左右两个手各抱一个娃,走了出来,左手的娃递给小张,这是你家的;右手的娃,交给了小王,这是你家的。都是男孩。

小张和小王,乐坏了。两个年轻的爸爸,激动不已,又从没抱过娃,都不知道怎么抱,抱紧了,怕把娃挤坏了;